

第十七回 灑別淚征途重氣誼 敘情腸繡閣惜分離

卻說蔣士奇次日起來，同劉、岑二人到祠堂中，看匠人灰布纔完，不得乾燥，未上桐油。叔侄們在莊中無非演武談文，以消永晝。不覺又過了數日，油氣漸干。蔣士奇因見劉電歸心甚急，到二十六日一同歸家商議起身之事。蔣士奇計算：必須僱兩輛大車，一輛裝放靈柩，一輛與他兄妹坐；但長途之間，雖然兄妹無嫌，必得一婦女相伴纔好。劉電意中亦想及此事：雖為兄妹，水陸長途，非一朝半日可到，畢竟得一老年婦人作伴纔妥。卻不知蔣公早已躊躇此事，這日進內與老母相商，蔣大娘子道：“不如叫大丫頭送去。”老婆婆道：“碧蓮粗蠢，途中服侍盡可去得，但都是個閨女，終究不便，必得有年紀的陪伴纔好。”岑夫人道：“我這老僕婦閑住在此，不若叫他送了雪姑娘回去，就近先叫他回家倒好。”蔣士奇道：“此論甚好。且到大姊回時，我這裏另著人服侍。”當下計議已定，出來與劉電說知。劉電道：“最好，我送了妹子回去，就煩許伯轉送這梅嫂回家，是極便的了。”

此時家中已叫裁工與雪姐做了一套上蓋衣裙，又做了兩套途中更換布素衣服，又與了梅氏一套綢子裙襖，又與劉電做了一套布素衣服並兩副被褥。行囊俱已齊備，車已僱就，擇定八月初一日起程。裏面內眷俱有體己送雪姐的衣飾，並賞梅氏的物件。岑夫人體己與了雪姐一枝鳳釵、兩個金戒指，又吩咐梅氏：“到家時，將我們離家後光景備細寫一字僱人寄來，免我懸望。”蘇小姐亦送了雪姐幾樣衣飾並鞋腳等件。姐妹們依依不捨，整夜說話，說到分離就哭泣起來，連岑夫人也陪了許多別淚。

這七月卻是個小盡。到了二十八日，劉電自備了兩副祭禮，前往祠堂拜祭蔣氏宗親並父親靈柩，將祭物都給了莊戶家眷。二十九日早，蔣士奇即吩咐將一輛車子打到祠堂，將靈柩裝載停當，到初一日黑，早從西門外穿到南關，與家眷車取齊起身。這日內外俱有餞行酒席，說不盡許多留連惜別的情況。席散後，蔣士奇取出白銀三十兩送劉電，以為路途費用，格外十兩一封，以為奠敬。劉電道：“舟車之費，小侄自備，但長者之賜，實不敢辭。”岑公子亦送奠敬十兩，劉電俱拜受了，因嚮岑秀道：“賢弟功名大事，不可錯過。此人明年秋間亦當限滿去任，不足介意。愚兄服滿後即到賢弟家中相訪。”蔣士奇又再三囑託：“見過許公，即與我一信。”劉電應諾。

此時諸事齊備，蔣士奇道：“今先著家人送二位賢侄徑到莊上住宿，明日凌晨即送靈車由西門外轉到南關，我在家料理內眷車子起身，在南關取齊，庶不兩邊耽誤。”劉電道：“老叔丈見得極是，小侄亦是這般想，省得兩下照料不便。”此時日已過西，劉電先在廳前灑淚叩謝蔣公道：“老叔丈如天恩誼，不知何日得報萬一？”蔣公道：“已成至戚，何必掛齒！”又與岑公子叩謝後，就同到內堂叩辭了內眷出來。蔣士奇遂吩咐家人同騎牲口，送二位相公到莊院過宿，預將靈車收拾穩當，祇等雞鳴時就要起程。家人答應，騎牲口跟隨劉、岑二位竟投莊上來。

這夜他弟兄二人竟敘了一夜的話，不曾安寢。到得雞聲再唱，就料理起程。劉公子賞了家人、佃戶兩個封子。將及黎明，秋風瑟瑟，衣袂涼生，弟兄二人同家人各騎牲口，跟著靈車取路往南關來。

且說這邊蔣士奇家中，將一切行李物件料理周到，都安放在一處，又吩咐蔣貴先到南關，連夜備兩桌便飯伺候。這夜，裏邊內眷們陪著雪姐敘話。雪姐對蔣老婆婆道：“可憐再世之人得蒙老婆婆與娘們待如骨肉，此恩此德生死不忘！今日拜別後，不知何日再得會面，想起來怎不傷感？”說著淚如貫珠而下。蔣夫人婆媳都道：“難得你如此多情依戀，定是有緣，自然日後還得聚會。”蔣大娘子道：“雪姑娘日後榮貴了，不要忘記我們，須要當至親往來纔好。”雪姐垂淚道：“孀孀說那裏話？這番恩德，生死難忘，縱然天南地北，也要到來探望，再不敢上刻忘懷的。”岑夫人見雪姐如此依戀情深，想起膝前並無女兒親熱，也是流淚不止，因想：那劉封君的話若果靈驗，得他做了媳婦，也不枉了此番恩義。這雪姐也是一般的心事，見岑夫人如此悲戚，因道：“兒自幼失母，若得在娘身邊侍奉，也不枉再世為人。”岑夫人道：“若得你這樣一個媳婦，老身也心滿意足，祇不知日後緣分如何？即或不能遂願，但得做一親戚往來也好。”雪姐道：“娘請放心，想地下恩父所言必有應驗，縱然海角天涯，十年廿載，兒已矢志不移。回去稟知生父，也再無不允之理。”說畢流淚不止。岑夫人聽了，道：“但願如此。”這一夜，大家說一回，哭一回，竟不曾安歇。

及聽得雞聲再唱，大家又用了些點心。將及黎明，車輛俱已裝載停當。雪姐含淚一一拜辭，又請蔣公拜謝。梅氏也都磕頭謝過了。原來蘇小姐同小相公一定要送雪姐到關，因備了一輛轎車兒姊妹們好同坐。此時因小相公睡熟，不去喚他，祇碧蓮服侍同去。這時蔣老婆婆同內眷並這些丫頭僕婦跟隨，直送出大門外來。梅氏先坐上了大車，看雪姐灑淚與蘇小姐上了轎車，碧蓮相隨，跟著大車緩緩出村去了。老婆婆們直到看不見了車輛，方纔轉身對岑夫人道：“好個有情意的姑娘！又齊整，又溫柔，又伶俐，與我這玉馨兒正是一對。這幾日倒叫我老人家陪了他們許多眼淚。”岑夫人道：“古人說人生最苦是離別，真個不差。聽他姐妹兩個說話，倒叫人心酸。”蔣大娘子道：“倘若日後再得聚會，真是一場大快樂的事。我看他兩姐妹你恩我愛，一刻不離，就是同胞姐妹也沒這般親熱。”岑夫人道：“真是難得，大孀子還不知他們兩個已哭了好兩夜了，今朝送去，一家還要哭一場纔得分手。”蔣老婆婆道：“看來總是前世有緣，日後還得聚會，也不可不知。”

且不說內眷們一番敘話，卻說蔣士奇自料理車輛起身後，就騎牲口一路照管，往南關來。到了一座大客店門首，蔣貴接著，將車輛打進。原來這關廂婦女們因昨晚蔣貴到店備飯傳言開去，都知道來的就是這還魂的女子，等得車輛進門，都來觀看。左鄰右舍鬧動了多少婦女，擁擠不開。因看見卻是兩位姑娘一般齊整，及至開口，方纔知道這江南語音的就是。不說眾婦女問長問短，且說蔣公即著家人至關口探看，靈車到來且在路口暫停一時，請二位相公到店用飯。家人去不多時，引著劉、岑弟兄到店，此時飯已端正，蔣士奇道：“賢侄水陸長途，諸凡謹慎，我不能遠送，祇此間祖道一杯，以壯行色。”劉電道：“老叔丈無微不至，小侄戴德實深，不敢言謝。”當下，蔣公與岑公子各送了三杯酒。須臾，用飯畢，蔣公吩咐先請小姐上車。原來裏邊許多婦女們簇擁著觀看，姊妹兩個連話也不能說一句，惟有含淚相對。蘇小姐與梅嫂勸雪姐略用了些酒飯，聽得外邊飯畢來請起身，祇得含淚一同出來。蘇小姐拉著雪姐的手道：“妹妹途中保重，到了家，務必寄個信來要緊。”雪姐道：“姐姐不須傷悲，日後再得相會。回家拜上老婆婆並兩位娘，說我生死不忘大德。”說著，兩個淚落如雨。蘇小姐必要看梅嫂與丫頭扶雪姐上了大車，又叫丫頭攙扶梅嫂上了車，然後無奈同碧蓮上了轎車，一同出店。這些婦女們看車輛出了門，纔分頭散去。

這邊蔣公與岑公子同劉電步行出關，家人拉著牲口同行，到得關外，見那靈車已在大路等候。就在三人又同到數清

個三岔去處，便須分路。劉電叫住車輛，便在大路旁撲翻身拜謝，請蔣公與岑公子上了牲口，自己纔跨上車轆，灑淚而別。蔣公看著車已去遠，纔吩咐蔣貴去算還店費，自與岑公子同著蘇小姐轎車回家。這邊劉電護送靈車就道，免不得黃昏宿店，雞唱登程。

話分兩頭。卻說那殷勇，自從在金家拜辭繼父、金舅起身，回至京口，便要辭別叔孀前去投充武勇。到得門口，看見孀娘方氏獨坐在鋪面內，見殷勇回來身上穿著孝服，喫了一驚，便問：“侄兒為何穿著孝服？”殷勇流淚道：“我母親不在了。”方氏大驚道：“是幾時沒的？為何竟不通知我們一信？”殷勇便將母親於某日同雪妹渡江，怎麼不回家，又怎麼分頭找尋，尋到某處怎麼祇尋見母親身尸，雪姐尚無著落，又怎麼買棺權厝某處，後來到金家報信，又怎麼拜繼了的話，從頭說了一遍，不禁淚如泉涌。方氏聽說，默了半晌，便哭道：“姆姆年紀比我大得幾歲，不想遭此慘變，可憐！可憐！怪不得你去了這好幾日。你叔叔自你去的第二日就生起病來，如今臥床不起，望得你好苦。你兄弟纔去取藥去了，連鋪面也沒人照管。”殷勇聽說，急問：“叔叔是何病症，請誰人醫治，還不妨事麼？”方氏道：“請的是何先生醫治，喫了幾天藥，總不見轉頭，因盼望得你緊，不想你又遭此大變。”殷勇道：“叔父現有病在身，我母親亡故的話孀娘切不要提起，且待叔叔病好再說不遲。我且到樓上看看叔父再處。”說畢，進內換了一件青布海青，便上樓來。

原來這殷勇開的是個雜貨鋪面，年過半百祇有一個兒子，名叫殷富，年纔十七，卻是個少年樸實的人，雖讀過幾年書，不能通達，筆下祇會寫寫帳目，到十五歲上就辭了學堂，幫著父親照管店中生理。這外邊買賣發貨，許多帳目，都是殷勇經手。他兩老口又都是老實人，把殷勇待如親生一般。

當下殷勇上樓來看叔父，正值殷勇睡醒，翻轉身來，見了殷勇便道：“你怎麼去了這些時？叫我好生盼望。”殷勇道：“祇為那邊有事，因多耽擱了幾天，不知叔叔因何得病？”殷勇道：“我不知何故，胸口脹悶，頭目眩暈，喫藥也不見效，渾身疼痛，連床也起不來。外邊有幾處要緊的帳目，正等你來好去討要討要。”殷勇道：“正是，叔叔且放心，這幾處帳目都是容易討的。待叔叔病好了，侄兒便好出門。”殷勇又問：“你母親康健麼？”殷勇忍淚點頭道：“健。”因坐在床邊說了一回話，道：“叔叔且安心調養，諸事不要掛懷，侄兒去取藥來。”說畢便下樓來，卻見孀娘兩淚汪汪，與兄弟正在廚房說他母親身故的事。殷富見了殷勇道：“怪不得哥哥去了好些時，可憐姆姆死了我們一些也不知，卻又死得苦惱。”方氏聽了兒子這話，待要哭出聲來，殷勇急止住道：“孀孀且莫悲傷，叔叔現在病中，若聽見了一定煩惱，倘再加起病來反為不美。孀孀、兄弟千萬不要提起，且待叔叔好了再說不遲。”方氏見侄子如此說，祇得忍住不哭道：“像姆姆這樣的好人，偏死得這等苦惱，叫人想起，怎不傷心？”因將藥煎好，殷勇便送上樓來。

這殷勇見侄子回來，便放了心，喫下藥去就安然睡著。自此日漸輕鬆，母子兄弟俱各放懷，惟殷勇有事在心，這投充武勇的話又不敢一時提起。弟兄二人，每日祇是小心服侍。過了幾天，便可起床行走。這一日，殷勇不在樓上，方氏不合將姆姆溺水身死緣由一口說出，這殷勇聽了號叫一聲，忽然暈倒。正是：

烏鴉喜鵲同鳴，吉兆凶音未保。

不知殷勇性命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悲莫悲兮生別離，登山臨水送將歸，真是千古絕唱，此回純是一篇惜別文章，看他將各人神情聲口筆筆傳出，幾一字一淚，一句一淚矣，能不令人叫絕，末接殷勇回家一段，寫得叔侄弟兄十分親愛，人家有如此雍睦氣象，安得不起家發達，真有裨於世道人心不少。至於行文之妙，一波未平一波復起，鏡湖真聖於文者也。